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 
第一一五回 通天嶺夫婦同處 繡雲閣仙凡分看

韶光易逝，七竅夫婦在蚌母家下已住數月。一日，老農歸來，蚌母迎入。老農詢曰：「為夫出外貿易，拋妻半載，家中可有他事乎？」蚌母曰：「別無他事，惟妻在姑母處祝壽言旋，行至中途，得遇主公、主母，而今迓在家內，已數月有餘。」老農曰：「爾主公、主母在於何地？」蚌母曰：「現在左隅室中。」老農曰：「爾去請來，吾當拜見。」蚌母聞言，入室暗謂七竅曰：「吾家老農業已歸矣。吾將大人夫婦在家之言為彼告之，彼特命吾請出相見。」七竅曰：「爾夫既歸，即不請吾，吾等在此厚擾許久，理應面謝。」遂隨蚌母來至中堂，拜見主人，睨而視之，老農面極兇惡，累累舉目偷覷珠蓮，七竅是時已知老農無情而多奸矣。拜畢，賓主坐下。老農笑曰：「大人、夫人辱臨寒家，無甚款待，鄉村風味比不得宦衙光景，尚望海涵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夫婦遭逢不幸，無故來爾府第，擾謝多多。他日歸都，自然加倍給銀，決不爾負。老農曰：「粟米乃農家所出，大人、夫人係玉體金枝，一日食得幾何，何敢存心望給重賞？況吾妻平素常言大人夫婦待彼甚厚，吾久欲代妻報答，所恨天淵相隔，覲面無由。今幸來至吾家，正吾報答時也。特恐山肴野蔬，不堪入口，還冀大人夫婦多住幾時，方能酬得吾妻托庇之德。」言已，即命蚌母烹雌煮酒，宴夫婦於中堂。七竅暗想：「老農面惡而情深，未識待吾夫妻其心能恒久不變否？」是夜飲後，各歸室內。珠蓮謂七竅曰：「蚌母所配，言頗仁義，不知心內如何？」七竅曰：「如能恒久弗變今日所言，吾與夫人無憂他適矣。但吾夫婦中堂同飲，老農兩目常偷視爾，爾可知乎？」珠蓮曰：「凡人從未相見，無不觸之以目。倘有私意，須於平日方可知之。」七竅曰：「爾言亦屬不差。」夫婦閒談，姑不必論。且說老農將七竅夫婦竭力供奉，又復數月。他日遇珠蓮於別室，笑謂之曰：「夫人玉貌嬌姿，今吾見之，魂飛天外。其所以礙目者，惟大人而已。爾若肯充吾下陳，吾持利刃將大人誅卻，厝於深山，此地荒涼，誰能知得？大人誅後，夫人與吾匹配，終身不嫌。老妻留之以為姊妹，如其嫌也，吾則一並誅之。愚言如斯，夫人以為何若？」珠蓮曰：「人各有配，爾妻尚在，何得又起外心？」老農曰：「夫人容顏高過拙荆多矣。」

日夕相見，心思擾亂，坐臥不寧。每夜形諸夢魂，恨未與夫人共枕而眠耳。」珠蓮怒曰：「爾真俗子村夫，不知厲害。奪人妻以傷人命，上天豈能容之？」老農曰：「夫人細思，如從吾言，自不少爾衣食；設或不允，吾暗戮大人於內室，使爾無依無靠，即是沖天之鳥，亦難脫吾牢籠。」所言至斯，悻悻然去。

珠蓮回在房中，日帶淚痕，默然而坐。七竅詢曰：「夫人何往許久乃歸？」珠蓮曰：「吾登廁後，即便歸室，何遽去久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爾日帶著淚痕，所為何事？」珠蓮曰：「想今日淒楚，轉計當年榮耀，烏得不心傷耶？」七竅曰：「吾觀老農為人奸猾，夫人所遇，如有不合，須明告我，以好設策。」

爾若隱忍，恐誤夫婦性命，那時悔之已晚。」珠蓮聞此，泣而言曰：「丈夫須要謹防，不然，必斃於老農之手！」七竅曰：「如何？」珠蓮遂將老農所言，一一詳述。七竅駭，啞然半晌。

久之，執珠蓮手而問曰：「爾願從老農否？」珠蓮曰：「吾係千金之體，焉肯配及犬子哉！」七竅曰：「如其老農條動殺心，爾又何以處此？」珠蓮曰：「惟有一死，以隨君身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夫婦不知造何罪愆，方出狼窩，又入虎口。早知如此千磨百難，不應當日博取功名矣。」言談竟夜，未能合眸。

次日，老農命蚌母請七竅夫婦來至中堂，曰：「吾家耕種為業，無多粟米以養閒人。大人、夫人作何主意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夫婦願另行他所為。」老農曰：「大人欲行，可留下夫人與吾作一小星，為生子計。」七竅火從心發，指老農而詈曰：「爾恃爾地荒涼，不畏王法耶？」老農聞詈大怒，手持利刃，直扭七竅而欲刺之。珠蓮見刺七竅，跪地泣曰：「吾夫言語誤觸，望其恕饒。」老農曰：「爾能配吾，吾即饒爾丈夫。」其時蚌母在側，亦勸珠蓮曰：「事勢如此，宜應允之。」珠蓮曰：「爾不另思良策救吾夫婦，反勸吾失貞下賤，是誠何心？」蚌母亦怒曰：「因爾夫婦在茲，吾受吾夫無限呵斥。爾不允彼為配，吾日子又如何過乎？」珠蓮曰：「吾寧死於老農手中，斷不棄素而從楚也！」老農謂蚌母曰：「爾可持鞭擊之。」蚌母如命，力鞭珠蓮數十。珠蓮泣曰：「常日待爾恩頗不薄，爾何忘卻，不思一報耶？」蚌母曰：「爾夫婦來吾家內，飲食供奉，將近一載，大恩已報矣。各欲安閒過日，誰顧得誰？」珠蓮曰：「爾欲安閒過日，忍置吾夫婦於死地乎？」老農曰：「念伊遠來，再為寬恕。如其七竅能捨珠蓮，釋之不刺；否則，先刺七竅，而占娶之。大路兩條，任其自擇。」蚌母曰：「吾夫開恩與爾，爾夫婦若欲保全性命，須速籌商。」言已，老農釋了七竅，與蚌母攜手而入。

七竅、珠蓮亦入室中，抱頭大哭。時逢老農弟媳聞得夫婦哭聲，入室詢故。珠蓮且泣且訴，細告所以。老農弟媳曰：「如是，吾開後戶，放爾夫婦遠遠逃生。」夫婦聞之，轉悲為喜，忙隨老農弟媳，從後門而出。東奔西竄，來至一嶺。嶺上有一小小茅亭，夫婦二人遂住於是。

三緘暗思：「吾化毒龍等以絕七竅夫婦所恃之人，而今誘到通天嶺中，挫辱業已受盡。且又導入繡雲閣，一睹仙子榮耀，榮辱相逼，習道心念自然堅穩，庶不至生吞活剝之費力為更多也。」計議已定，化為白髮老道，古貌古鬚，手扶竹筇，直到茅亭。見七竅夫婦而詢曰：「爾二人夫婦耶？」七竅曰：「然。」老道曰：「爾來此間，所謂何事？」七竅淚流滿面，將三緘來歷，與蚌母、蝦精攜彼夫婦逃走出外，後遇老嫗多端磨折，並毒龍等反生戕害事，詳細言之。老道笑曰：「人情反覆，波瀾頻生；功名富貴，不得常存；不如修道，逐我天真；功行圓滿，作個仙人。無拘無束，無恐無驚；逍遙快樂，駕霧乘雲。爾夫爾婦，休戀紅塵；習吾大道，以樂長生。」夫婦聞此，不勝欣喜，遂拜老道為師。老道曰：「爾夫婦未得道中底蘊，不能斷及煙火。吾且呼點飲食，與爾餐之。」言畢，以手一指，霎時空際墜下十數童兒，奉盤奉盃，放於亭內石臺之上。珍饈異饌，樣樣俱齊。夫婦拜了師恩，然後共食。食已，老道曰：「爾夫婦在此暫住，為師自命童子日送飲食焉。」七竅曰：「師恩如是，感戴不忘矣。」老道去，夫婦在亭，十餘童兒果然輪滿送食不絕。

一日，七竅詢童兒曰：「師尊焉往？」童兒曰：「在繡雲閣中。」七竅曰：「閣在何地？」童兒曰：「在天上。」七竅曰：「何人所居？」童兒曰：「盡屬仙子。」七竅曰：「可使吾一覽乎？」童兒曰：「爾能堅心習道，師自導爾一遊。」七竅曰：「未識師尊肯導吾否？」童兒曰：「師所愛者，勤於習道之人。如聽師言，習道勤勤，凡有所求，斷無不允。」七竅夫婦聞得此說，謹記於心。適值老道歸亭，夫婦二人拜舞以還，侍立左右。老道曰：「爾夫婦願習道乎？」七竅曰：「願。」老道曰：「既願，且傳爾大道之門。」夫婦得其所傳，遂在茅亭精心學習。老道見而喜曰：「爾夫婦為官人世，只以爵位為榮，未見仙子榮華更甚於爵位。師於明日命數童兒，導爾夫婦往繡雲閣一遊，方見天上為仙榮華，享之不盡。」七竅曰：「若得師尊導遊仙閣，吾夫婦愈連大道，不辭艱苦矣。」言罷，老道攜杖出亭，不知所往。

果到次日，三四童兒來在亭中，笑謂二人曰：「師尊命吾特來接爾夫婦。」夫婦喜甚，即隨之行。行到嶺頭，暫為歇息。

童兒曰：「繡雲閣高聳霄漢，非乘雲不能上之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夫婦凡胎也，安能乘雲？」童兒曰：「不難。」將手一招，車自天墜。童兒曰：「吾與七竅夫婦同坐車中。」車兒搖搖，愈起愈高，片刻之間，約有數百餘丈。夫婦仰首而視，銅鐘已在目前。無何，童兒大聲呼曰：「止。」雲車遂駐。七竅曰：「繡雲閣安在？」童兒指以手曰：「前面萬瓦鱗鱗者非耶？」